

你是万众瞩目的舍利子还是蒙尘晦暗的尿结石？



巴娃◎著

癫狂世界顿悟记

疯狂的舍利

做疯狂的大多数，还是清醒的小部分？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你是万众瞩目的舍利子还是蒙尘晦暗的尿结石？

巴娃◎著

癫狂世界顿悟记

【疯狂的舍利】

做疯狂的大多数，还是清醒的小部分？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疯狂的舍利/巴娃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0. 4

ISBN 978-7-80240-567-7

I. ①疯… II. ①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70265 号

书 名	疯狂的舍利
著 者	巴 娃
责任编辑	范 钧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—65060478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75 千字
版 次	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80 元

这是一部很容易引起争议、但决不会封杀的小说。

什么样的人才是真实的人性？本故事中让人啼笑皆非的舍利子效应一语道破天机！

【疯狂世界顿悟记
疯狂的舍利】
做疯狂的大多数，还是清醒的小部分？



疯狂世界情话记

[疯狂的舍利]

被疯狂的大多数，还是清醒的小部分？

目录

写在前边 / 001

第一章 大早捡了个钱包 / 003

第二章 舍利玄机 / 018

第三章 失物招领 / 032

第四章 阴差阳错得至宝 / 046

第五章 往事·故人 / 064

第六章 入行 / 079

第七章 出摊 / 107

第八章 小屋中的罗曼史 / 122

第九章 相亲的尴尬 / 145

第十章 柳暗花明 / 162

第十一章 南墙终于撞塌了 / 172

第十二章 回归的舍利 / 198

【未完待续】

写在前边

过去曾经住在一个古玩市场的旁边，小区大门的斜对面就是古玩市场的大门。每到周六周日，市场里面人头攒动，很是热闹。卖旧书旧报新旧古玩的，什么都有。

在这个市场转得多了，买了一堆的假货之后，行里的朋友也多了起来，对这个行当也渐渐熟悉了一些。小马就是其中一位很要好的朋友，他是做古玩的，故事中有个人物便是以他做的原型。这本书的构思源于小马随口讲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。他是当笑话讲的，说现在古玩行当造假的真是千奇百怪，他一哥们就花了两万块钱把一块胆结石当成舍利子给买了。

哈哈大笑之后，这个故事的轮廓在自己的心中瞬间成型了，几天之后开始动笔，于是有了这本书。几经周折，几经易稿，今日终于得以出版。

这本书算是我目前创作的几部作品中个人最喜欢的一部。

并不是要说这个故事有多好，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。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，还是因为这个故事涉及到了一个很深刻的人性问题。

关于人性，西方文明中以“原罪”为主流，圣经说人皆有罪。而我们的东方文明讲的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佛家也有“本性圆满”之说。原罪的重点，不是叫人赎罪，而是叫人明白自身的不足。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揭示出了人性本善，当生生向善。

有些西方人总是批判“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”，这种批判大抵是因为对东方文明的理解不够透彻的缘故吧，试想，一个人生来是善的，若是一生向善的话，又何须忏悔？关于这个话题可延伸的东西太多，此处不作赘言了。

问题是，一个人的一生想要做到没有过错，那是不现实的。“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苟不教，性乃迁”。成长的过程中，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学习环境不同，人的性情会随着环境的影响而改变，也便有了好坏之分。人的一生大多要经过青春激扬、年少轻狂的时代，如同大闹天宫的孙猴子，尽管目空一切，最终还是戴上了“紧箍咒”，踏上求真经之路。

作者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，已经从这个轻狂的年少时代走了过来，过去的许许多多恍如童话，童话终于又变成了传说。写这本书也算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要知道约束自我，不要总是把自己当块宝，你不是舍利子，只不过是块尿结石。无论曾经如何，人性总是要回归的。

书中的故事，作者在这里特别做一点说明，关于佛家舍利子之说，作者从来就没有否定过，书中也没有。这不是本故事要讨论的话题。

第一章 大早捡了个钱包

初春的早晨，北京城乍暖还寒。微微吐芽的树枝，在蓝天下摆出婀娜的姿势，包裹了一冬的寒气，渐渐退去。

春至而万物喜，晨练的人们多了起来，慢跑的，散步的，耍刀的，练拳的，各行其便。鸟儿悠闲，跳着代代相传的舞蹈，轻舒歌喉，展现着原生态的纯朴之美。

在小区附近的道路上行走，偶尔能碰到马路添屎的小狗。只要心情愉快，踩坨狗屎也是浪漫的。这种浪漫并非人人都能碰到，幸运之神总是眷顾那些把头颅高高昂起的人。关于“狗屎运”的典故，或许就是从这来的。只是一种猜测，认不得真。

吴耐起了个大早，生怕路上堵车，耽搁了时间，没顾得上吃早餐，便匆匆挤上了公交。相当幸运，挤了个座，还是后排靠窗的。这个位置好，就算是赶上让座，也基本轮不上他这位置。

这不，说着说着，车上就因为让座的问题，发生了争执。

一位看上去很不一般的老妇人，也不算大，六十左右的样子，她和另一位看上去相当新潮的年轻姑娘吵了起来。吴耐早看明白了，事由大概是年轻姑娘没有主动给老人家让座，早已习惯了别人让座的老人家颇有些不满继而发飙，低声骂了年轻姑娘一句“没家教”，结果让姑娘给听见了，二人便开始了一场唇枪舌战。

老人家当然用的是长辈的口吻：“你家没有老人吗？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尊敬老人家？”

姑娘针锋相对：“你家没有儿女吗？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爱护后辈？当多少年居委会大妈了？闲事还管得真不少，要管回自个儿小区管去！”

老人家很生气，对着周围的人说：“看看，看看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成了什么样子了？我们老一代为社会做了大半辈子贡献了，想不到到头来落了这么个下场！”冲着周围摆了摆道理，又开始指责那位小姑娘：“哪有你这样不体谅老人家的？”

年轻姑娘开始接招：“别倚老卖老，你少来了！就你一人为社会做了贡献？我这每天水深火热的，上十个小时的班就得站着十小时。哪有你这么不体谅后辈的？”

老人气得脸色铁青：“没有我们老一代的建设，哪有你们年轻人舒舒服服地过日子？”

年轻姑娘当然不服气了：“没有我们年轻人拼命地缴税，哪来你们老年人的免费公交卡？哪来的钱给你们发养老金？”

老人家见这位姑娘实在不是盏省油的灯，便使出了绝招，捂着胸口皱起了眉头：“我不管，我现在让你气得呼吸都很困难，你得负全责，这个座位让不让你看着办吧！”

此时，旁边已经又有别人要为老人家让座了，其实，一开始争吵的时候就有人让，老人家就是不肯坐，就是故意站在这位姑娘的

旁边，看样子，是非要让这位姑娘难堪不可。

不知是这位姑娘到了站，还是告饶了，总算站起身来，不依不饶地做出最后的反击：“得，得，得！您别下车，我这就下去帮您打120，免得您老人家在车上突然暴毙！我最讨厌你这种倚老卖老的，往车上挤的时候活脱脱的杨紫琼，上了车就扮演林黛玉！”说完姑娘挤向了车门。

老人家气哼哼地坐了下来，颇有几分得意。

形形色色的趣事吴耐在公交车上早已见多了。不过，像这种情形他还是头一回见。

他今天不是去上班，是要去西客站接一位家乡来客。

吴耐住在樱花西街，租的房子，从这里到西客站，有相当的距离。一个人的旅程，无论长短，总让人觉得有几分寂寞。没有了热闹可看，他便盯着窗外的楼房店铺，分辨着记忆上的差别，以此来打发时间。北京城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吐故纳新。

吴耐毕业不久便来到了这里，风雨十年，仿佛弹指一挥间，每天都在感受着北京城光速的变化。春笋般冒出的花园小区和写字楼，鳞次栉比，一点点地洗去了老北京的沧桑和铅华。

对于吴耐来说，原本也曾经有过远大的理想，此时早就没了，仅仅只剩下一个想法——能在北京城拥有一套房子而已。事实上，相对于北京城的房价来说，这个想法已经很理想了。

没办法，房子只能想想，吴耐目前的境况相当于武二郎的身高，想要一下子长出武二郎的威风，不切实际。好在古人传了个道理，让人稍感安慰——师不必贤于弟子，哥不必高于弟。

行到半途，公交车上早已是拥挤不堪。上下班时间，北京的交通最是繁忙，车水马龙，几乎每一辆车都如同春运返乡的行包，塞得满满的，走得十分吃力。这也难怪，住在东城的人偏偏在西城工作，住在西城的人又偏偏在东城上班，不知是谁，让生活中处处都

是矛盾。

走走停停，又是一站。车门一开，一群上班族费力地挤了上来。

车子晃悠着出了站，没走多远，司机便给了个急刹，公交车上集体趔趄了一回。

前面站着的一位很胖的女人生生地把头顶的拉环给拉断了，一下子扑到了司机旁边，扶住了，总算没有摔倒，司机看了看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当这是金的啊？愣往下薅！”

随即这位幽默的司机又探出脑袋，转头瞪着擦肩而过的一辆出租，怒冲冲地喊道：“你丫的抢什么呀？这是你的道吗？”很快，司机又收回脑袋，一边麻利地换着挡位，一边气恼地嘟囔了一句：“这丫的，急着抢孝帽似的！就你一人儿急？这一车人个个比你急！”

虽说是无心之语，要是碰到爱咬文嚼字的乘客，听了此言，肯定会不满，好在没人较真。

公交司机的愤怒也让大家理解了，这不是他的错，自然也就没人发牢骚。再说了，天天挤公交的上班族早已习惯。一直不能习惯的，那就自己买车去，买直升机都成，只有人羡慕，没有人拦着。

吴耐身边坐着的这位美女，三十左右的样子，修长的身材，丰满的胸部，长长微卷的黑发披过了肩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，白皙的皮肤，标致协调的五官，怎么看怎么一副良家妇女的样子，周身散发着淡淡的若有若无的香味，似是香水又似是与生俱来的体香。比起车上挤在一起的歪瓜裂枣，真可谓是“谁与争锋！”这位美女叫柳青。

吴耐的心中念头一闪，将来自己的老婆要是能似身边这位，也就知足了。从上车一直坐到现在，上上下下的女人，吴耐早就看了个遍。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

柳青身边还站着位美女，年龄和柳青差不多，小巧的身材，精致的五官，长得协调匀称，看得出她们是一伙儿的。这位美女叫

徐静。

徐静站在柳青身侧的过道上，一只手扶着柳青的座位后背，另一只手搭在柳青的肩膀上。隔了一会儿，徐静拿出手机，看了看时间，有些焦急：“看样子，今天又要迟到啦，唉，五十块。”说的是她们的家乡话，四川口音，不算难懂，吴耐听得明白。吴耐在北京十年，各地的人见得不少，听得懂好多种方言。

柳青双手抱着放在腿上的背包，得意洋洋：“我昨天下班时就和老李说好了，今天帮我打卡。”说的也是满口的四川话。

徐静笑着，小声说道：“我们公司不行，管得紧，找人打卡的话，代打的罚一百，本人八十。哎，我说柳青，你们单位的老李对你挺殷勤的嘛，人也不错，挺厚道的，见谁都笑，好像男的都是他的亲兄弟，女的都是他的亲妹子似的！你们在公司的一个部门吧？差不多就得了，别挑了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”

柳青不屑一顾地笑道：“切！这北京城不光是房子多，男人更多。只要本姑娘一松口，排着队。本姑娘是不想结！”

徐静坏笑着：“你呀，是不缺偷情缺爱情……”

一听此话，柳青有点发急：“谁偷情啦？别自己一身毛，把别人也当成是妖怪。切！”

徐静说道：“得喽，得喽，算我说错了，行了吧？从中学到现在，你还是一根筋，没变。我就不相信，女人过了三十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爱情。物欲横流的时代，革命的本质不还是一个样？就是要过上好日子，决不能亏了自己。”

柳青笑道：“怪不得你闪电结婚，天啦，从恋爱到结婚统共才两个多月吧？好家伙，一下子房子车子全有了，一步跨入中产阶级。驾照什么时候领？我就等着蹭你的车呐。”

徐静说道：“快喽，你还是抓点紧吧。”

柳青说道：“我的驾照前年就领了，现在怕是白给辆车子也开不

到家喽。”

徐静瞪了柳青一眼：“我不是说你驾照，故意转移话题。”

柳青嫣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我呀，誓将革命进行到底！”

徐静正色地说道：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抓点紧吧。省得我这老同学天天替你发急。好啦，不多说喽，车上这么多人呐。”

柳青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切，谁认识谁呀？”说完，用眼睛的余光藐了身旁的吴耐一眼。

她们说话的过程中，吴耐一直玩着深沉，一副我烦故我在的样子，适当的时机用眼光瞟着身边的柳青，“适当的时机”当然指的是既能表明自己的存在，又能让对方看出自己对她的关注。吴耐偶尔也会偷眼看看徐静，估算一下她们之间的性价比。

柳青、徐静二人早就在时不时地斜眼打量着吴耐。吴耐虽然皮肤有点黑，长得还算帅，又比较健壮，现代的这类男性比小白脸更容易引起女人们的兴趣。

徐静和柳青都是漂亮的川妹子，二人中学时代就是同学，又是好友，在同一个城市读的大学，毕业后相约一起到了北京，自然是情同姐妹。

她们和北京城许许多多的打工者一样，向往着北京，热爱着北京，留恋着北京。刚来的时候，都曾经是那样的兴奋，好像所有的梦想、所有的期望都在北京城里搁着。岁月的沧桑，生活的艰辛，似灵魂深处藏着的一只蚂蚁，一点一点地啃去了最后的纯朴和有限的天真。每个人都经历了生活、感受了生活、理解了生活，只不过经历不同、感受不同、理解不同罢了。

公交车前头，一样的拥挤。司机熟练频繁地换着挡位，偶尔腾出手来，端起旁侧架子上的不锈钢水杯，美美地喝上一大口。

有位焦急的乘客不停地看着手机，不知内情的肯定会误以为他是等电话或是等短信。其实不然，他只不过是看时间。

那位乘客犹豫了几次，终于对司机说道：“师傅，我说你能不能开的快点？赶不上时间了。”

早上的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，都是弥足珍贵，尤其是从被窝里挣扎着起来的那会儿，更是让人留恋，多躺一分钟都是一种幸福，情愿在路上做个狼狈的行者，也要换取那惬意的几分钟，单身汉如此，更别说卿卿我我的那些情侣们了。

司机操着北京人惯有的腔调：“我也想快呀，路堵成这样，快得了吗？坐飞机快，还不堵。”

那位乘客火了，指了指车上的标语，说道：“你怎么这样说话？就这样做公交文明使者的？”公交车上贴着“争做公交文明使者”的字样。

司机不再言语，也指了指车子前方贴着的标语：“请勿与司机交谈。”

柳青越过吴耐的胸前，从车窗探了探头。

马路上的行人匆忙地赶着路，连背着书包的孩子们也是急匆匆的。也有悠闲的，不是提着鸟笼的老大爷，就是带着小狗踱弯的老太太。

一阵淡雅的香气从吴耐的鼻尖无声地沁入心脾，飘动的几根发梢不经意地撩在了吴耐的脸颊上。吴耐心头痒痒的，每个毛孔都要张开了似的，周身舒畅。

吴耐很久没有和女人如此亲密接触过，自从和女朋友分手后，就没有过。

公交色狼似乎就是在这种冲动的瞬间炼成的，大抵说来，也是自制能力差的缘故，抵制不住诱惑。没有诱惑，哪来的犯罪？吴耐的自制力虽不是很强，比如，总是戒不了烟，嘴巴馋，见到好吃的总忍不住要买点。但他总还是有些理智，一本正经地坐着，他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，什么事丢人，什么事不丢人。

恰在此时，前面有位身穿校服的男生开始接起他的手机，声音毫不顾忌，足以让人听得真切。电话里，他像是在和他的小女朋友吵架。这种事情原本也没有什么稀奇，直到讲了一会了，男生大声对手机里说：“到底烦不烦啊？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？都说了不会怀上的！你都没有来过那个！怎么会怀上那个呢？”话到此处，听到人才开始惊愕，顿时，整个公车安静了下来。

吴耐苦笑着摇了摇头，忽然间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垫在脚底，低头看了看，脚底正踩着一个手机套，吴耐挪开了脚掌，用腿碰了碰柳青。

柳青穿着一条洗得干干净净、褪了色的仔裤。她故意皱起眉头，语气略显娇嗔：“干吗呀？”

吴耐两只胳膊抱在胸前，用下巴努了努地上：“学雷锋做好事！你的手机套掉了吧？”

柳青低头一看，脸色微微一红，故作幽默地低声说道：“真要是学雷锋做好事的决心，干吗不付诸行动，帮我捡起来？”

吴耐把头转向窗外，“爱捡不捡。”

空间狭小，柳青费力地弯下腰，脑袋贴住了吴耐的大腿，终于把手机套捡了起来，抖了抖。

哪知弯腰的时候，背包歪斜了，钱包又从里面掉了出来，无声无息地顺着座位缝隙落到了地下。捡了芝麻又丢了西瓜。柳青没有发觉，徐静和吴耐都没有注意到。

柳青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纸巾，把手机套细细地擦了又擦，手机套是用黑色绒布缝制的，上面绣着几片青色的竹叶，一端拴着一只可爱的乳白色的卡通兔子。

柳青一边擦着一边对吴耐气哼哼地说：“看，让你踩的！”说话间，不满地皱着眉头。

吴耐把头转向了柳青，戏谑地说：“是呀，要是不踩，我怎么知

道下面有地雷?”

柳青一听，顿时又气又急，忿恨地说道：“好好的怎么会掉你脚底下?”

吴耐无可奈何地耸耸肩，答了一句：“鬼才知道!”

柳青恶狠狠地说：“我看也是!”

吴耐心里坏笑，却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，索性不做声。

徐静面带微笑，狡黠地看着二人，一言不发。

公交车上的语音提示：“前方到站，人大。下车的乘客请提前做好准备。”

徐静拍了拍柳青：“好喽，到站喽，我们该下啦。”

车子进了站，停了下来。车门一开，照例一堆人往上挤。挤车的时候有人喊着：“大叔啊，不要这么拼命啦，小心把这一身老骨头挤散啦!”

柳青、徐静二人急匆匆地下了车。下车之后，两位女士同时微笑着回过头朝着吴耐的车窗方向看了看，又转过头，低声说着话。

自从她们下了车，吴耐就一直在注视着她们，此时，距离远了，吴耐当然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。二人说完，一起哈哈大笑，一路小跑，向着一处写字楼冲去。

吴耐寻思着，肯定是在嘲笑老子什么，便自言自语了一句自创的歌后语：“潮头出酒窝——浪笑!”

吴耐将脑袋转了回来看了看车上拥挤的人流，随后又漫不经心地低下了头，恰在此时，吴耐在脚底下看到了柳青丢掉的钱包。

吴耐把钱包捡了起来，下意识地打开来。里面有些钱，有个身份证，还有几张相同的名片，吴耐看了看身份证，原来是她的，原来她叫柳青。

吴耐赶紧顺着窗口再看出去，已经找不到二人的身影。还好，名片上有她的电话，等接到客人之后，过两天打发走了再说吧。